

- 这是一所生活在童话和现实夹缝中的小学,虽然它只有两个班,四五十名学生。
- 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办或者私立小学,它是由家长们自己建立的。在这里,他们想给孩子一个完全快乐的童年,让他们的想象力、创造力和良好的道德像阳光下的小树一样生根发芽。
- 可现在他们最担忧的,却与传统小学的担忧没有太大区别——未来的升学,这也正是这场教育实验面临的尴尬。

叛逆的家长 叛逆的小学

文/片 本报记者 徐洁

“啊”——在北京日日新学堂,这是一门课的名字。它的要求是:“做游戏,但不能重样”。

在北京市翠湖湿地保护区南岸的小沙河村,每天早上,一群小学生会从市区乘坐半个小时的校车,来到这个有着满院子的草皮、起伏的小丘、白色校舍的校园。

对于孩子们来说,做游戏是学校生活的常态,上课不需要把手背在身后,可以肆无忌惮地笑,回答错了问题也没有关系,画嘛,想到什么就画什么……在这所家长自建的小学校里,他们只是一个个生动的孩子。

这里就像一所童话中的小学,“无将大车”、戎小捷等“叛逆”的家长,正在悄悄进行一场“让孩子回归正常”的教育实验。

轻松自在的课堂

在课堂上,孩子们随意坐着,倾听伙伴们的话,随时站起来补充,爱笑的琦琦总是“咯咯咯”,流鼻涕的骏扬不时走到旁边的书架上拿餐巾纸擤鼻涕

远离市区的深冬,空气更加清冽,干冷的风很大,却干净、透明。学堂的门不断被跑进跑出的孩子打开,清冷的风吹进来,虽然室内吹着空调,却并不燥热。

一年级“嘉德”班的课堂上,于溟老师正在上人文地理课,没有教材,也不讲等高线、气流,这位游历过40多个国家的老师把旅游时拍到的照片做成幻灯片,给孩子们讲照片背后的风土人情。于溟还教一年级英语课,他带着孩子排英语剧,把课本里的生词、对话编在英语剧里。

这哪是课堂?在普通的学校里,这只是些活动而已。

由5名三、四年级孩子组成的“润德”班,每天的课程表共有9门课,除了语文、数学、外语,还有人文地理、音乐、经典诵读、古文欣赏、“啊”、武术。

孩子们前一天从晨诵开始,学中文的“无将大车”担任孩子们的晨诵老师,他搜罗各种优美的诗歌让孩子们高声朗诵并仿写,12月28日这天孩子们晨诵的一首小诗是《跌倒》——“风,跌倒了,才有美丽的落叶……让我们再跌倒时,用最美丽的姿势,站起来。”

孩子们已经读过泰戈尔的《老虎、老虎》、戴望舒的《我用残损的手掌》等多个名篇,还仿写过萨福的《暮色》,无论在外人看来有多么可笑荒唐,“无将大车”从不做干预。

在课堂上,孩子们抢着说,他们随意地坐着,倾听伙伴们的话,随时站起来补充,爱笑的琦琦总是“咯咯咯”,流鼻涕的骏扬不时走到旁边的书架上拿餐巾纸擤鼻涕。

“啊”课在课程表上叫“头脑风暴”,但是孩子们重新给这节课起名叫“啊”。“啊”课讲什么呢?“教点培养孩子创造力的非知识性的东西。”戎小捷的课堂要求只有一个,就是每个玩的游戏都不能重样。“他们的创意让我看得一愣一愣的,玩本身就是学习。”戎小捷说。

“传统学校太可怕了”

他想起亲戚家的孩子对他说的话:“叔叔,你别送我笔和本



日日新学堂的孩子们在上课。



子了,我看见就恶心。”戎小捷感慨,这哪像从三年级孩子嘴里冒出来的话

来到日日新之前,天天在一所公办小学上过一个月,后来“辍学”两年,咪咪在公办小学上过学前班,骏扬则因为太过调皮捣蛋被公办小学劝退后来到这里。

当然,还有一些孩子,是冲着日日新的“自由”慕名而来。

“老师太可怕了。”戎小捷说,女儿天天刚进公办学校学前班时,美术课临下课了,老师说:“画完的都把画交上来。”话音未落,天天第一个站起来走上讲台,“回去!我还没说完,谁让你下位的?”老师“啪”的一声用板擦拍桌子呵斥。从此,戎小捷感觉,生性敏感的女儿开始害怕老师,甚至不敢主动发言了,“她只是想表现积极一些罢了。”

在传统学校里,戎小捷绝对是个“叛逆”的家长,他曾经是一所公办中学的语文老师,因为教学方法与应试不对路,主动辞职。

天天的眼睛不好,戎小捷曾经找老师商量:“学前班能不能不留作业?”然后被训了一顿:“我这不算是多,不信你去别的学校看看!”

戎小捷很珍惜女儿小脑瓜里“蹦”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:“爸爸,我知道‘火焰’为什么叫做‘火焰’了。”“越爱思考的孩子问的问题越幼稚,不能拿框套孩子,否则再也不会去想1+1为什么等于2的问题了。”戎小捷说。

他想起亲戚家的孩子对他说的话:“叔叔,你别送我笔和本子了,我看见就恶心。”戎小捷感慨,这哪像从三年级孩子嘴里冒出来的话!这样下去,还谈什么想象力、创造力,肯定都厌学了。

之后,天天在家“辍学”两年,最常做的就是创作连环画,自己画图,自己编故事、配音,女儿的创意常常让出过多本专著

“叛逆”的家长

“教育应该使人获得幸福生活的能力和健全的人格。而现在,教育的目标都量化了,英语要达到几级,钢琴要达到几级,把孩子灵性的一面都摧残了。”张冬青说

“无将大车”是日日新的发起人之一,也是一位学生家长。2006年,作为北京首家家长互助式学堂,日日新学堂由4个家庭各出资1万元,在昌平区回龙观社区一处单元房里建立。随着孩子的增多,2008年,5个家庭共投资200万,聘请了老师,家长自己设计校舍,建立了新校区,除了幼儿园,还有两个小学班。

现在,日日新学堂里已经有四五十个学生,每月学费2000元,但他们的家长承担起来并不吃力。这里的父母从来不少“高知”和叛逆,他们普遍算得上中产阶级。

2006年,“无将大车”的女儿石头5岁了,准备上小学。“无将大车”说,他不是没有能力让孩子读社会上好的学前班,上北京市的重点小学,然而,从大女儿身上,他和妻子张冬青对应试教育产生了困惑。

为给女儿保留一个完整、快乐的童年,小学6年,“无将大车”坚持不给孩子报班,不让孩子考证,

参差多态 是幸福本源

本报记者 徐洁

记者手记

也是在北京昌平,回龙观社区义工徐时与几位妈妈的自助幼儿园正在筹建,与此同时,南方科技大学宣布,如果不能获得教育部批准,将自授学位。而日日新学堂、上海全日制私塾孟母堂等学校也在提供着与公办学校不一样的教育。

我们发现,有一种力量,正在试图从铁板一块的教育体制中挣扎出来。

在离日日新学堂5公里远的北京郊区,低调存在着另一所家长自办的学校。学校负责人是一位有着海外留学经历的家长,与日日新相似,家长们全力摸索着,为了让孩子接受自然而然的、符合天性的教育,他们努力承担着。

采访中,“无将大车”声明,办日日新不是因为对传统教育不满,只是希望探索一种新的教育形式,力求培养出完善的人。他们没有挑战谁,在传统教育不能完全满足需要的时候,他们只是在按照自己的理念、自己的方式,组织一场自认为可行的教育实验。

“参差多态乃是幸福本源”,多样化的教育,必能培养出色彩鲜明、形态各异的人才。发展多样化的教育也是国家《教育规划纲要》的精神之一。什么时候学校真正有自主权,什么时候国家真正为教育资源提供自由发展的土壤,所谓多样化就水到渠成了。

“升初中时很吃亏,没有任何证书,社会都不容你,我们和孩子感觉很无助,很弱小。”张冬青说,最后很无奈,孩子上了一所外国语学校,只因为那所学校只看入学考试成绩,不需要证书。

“教育应该使人获得幸福生活的能力和健全的人格。而现在,教育的目标都量化了,英语要达到几级,钢琴要达到几级,不是为了开阔视野,或者从音乐中获得快乐,把孩子灵性的一面都摧残了。”张冬青说。

赌注未来

他们的教育理想很简单,就是回归正常的教育,按照人性培养正常的人。就像有机蔬菜一样,吃安全的食品,这是多么正常的事情啊,而现在需要花很大的成本才能吃到

日日新的老师们有着各种各样的经历,有的周游过世界,有的从师范学校毕业,有的从其他家长自助学校而来。在招聘教师时,“无将大车”不看学历,不看教师资格证,“聊天,听课,持续地观察,符合我们教育理念的好老师就留下。”

每天,日日新也会给小学班的学生布置作业,还要求家长签字,戎小捷一如既往地建议学校不要留作业,老师告诉他,如果不留作业,大多数家长不会同意。

未来的升学,也正是这场教育实验面临的尴尬。

在日日新上学后不久,有的家长就把孩子转到公办小学了。“我们谈过,就是担心升学。”张冬青说。

由于尚没有能力给孩子们提供小学后的教育,小学6年后,这些孩子也不得不进入普通的中学学习。“你的孩子是挺好,可她将来能适应社会吗?”很多人都这样问张冬青。

“孩子的价值观、道德观在12岁以前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,我已经给了她一个快乐的童年,帮她培养了良好的品德。”张冬青说:“我不担心,好人愿意与好人交朋友,坏人愿意与坏人交朋友。”戎小捷深信,这一教育经历会让女儿主动求知,“这比上北大清华宝贵多了。”

但是,为了迎合家长的意愿,也为了孩子不至于太不适合应试,他们也设计了期末考试、期中考试,“不排名次,只是检测学得怎么样。”

“无将大车”拒绝与传统学校比优劣,他认为,传统学校教学的计划性是值得借鉴的,而他们教学用的是统一教材,参考教委的教学大纲,“大纲没有错。”“无将大车”说,词汇量等硬指标是需要达到的,但不是重点,重点是大纲以外“软”的东西,比如想象力、思维方式、价值观,这也是考试不能评价到的。

“一定要我说,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唯分数论,忽视孩子作为一个人的全面素质的培养。许多人只有‘人才观’,没有‘人观’。”

“无将大车”认为,他们的教育理想很简单,就是回归正常的教育,按照人性培养正常的人。就像有机蔬菜一样,吃安全的食品,这是多么正常的事情啊,而现在需要花很大的成本才能吃到。他要做的,就是还原教育原本应该存在的状态。